

鹿洲全集

戊辰仲春
重印

壹拾壹

鹿洲全集

卷之五

鹿洲藍子著

棉陽學準

閑存堂藏板

棉陽學準序

鹿洲夫子著棉陽學準一書用訓吾邑之
人士既成編以授門人陳華國華國再
拜卒讀起而言曰於戲美矣大矣四子
六經小學近思錄而後未見有斯著作
也其立義嚴正規模闊大條理詳密學
者有志聖賢舍是書奚適哉規約講儀
祭儀田志有經曲之遺閑存規撫四書
一洗向來語錄悶氣可歌可誦不知於

仲淹中說何如確非子雲法言所能比
方萬一道統源流太極西銘要義實開
後學胸茅亦見先聖先賢心源可接之
意國始曉然于俗學詞章之失及震驚
聖人不可爲者之謬也夫子生考亭正
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
聖人爲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
興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畫山川要害海
疆萬里之經營要荒百蠻雕題鑿齒之

情狀靡不瞭如指掌嘗從軍海外借筭
運籌手到成功所著東征平臺古文時
文諸集女學脩史試筆諸編久爲海內
鉅公所宗仰又嘗校書

內庭分脩

本朝一統志宰執九列皆以天下奇才翕
然推重焉

聖主名見知遇非常所上條陳六疏

溫綸褒嘉以爲未有及者復于簡授普寧引

見之時備極獎許

謂將來是一箇人對畢趨出

眷顧召回勉勵者再三且

命行文督撫酌量題補有

朕觀此人使用道府亦綽然有餘之

旨夫子感激涕零以古名臣自期待思竭忠

薰以報

國恩置身家榮辱于度外矣泣普兩月四
境大治當事以吾邑缺員復當連年饑

開
饑之後盜賊遍野五營軍士乏糧半載
民閒岌岌之時檄調夫子攝理棉篆夫
子日夜整頓弗遑寢食設法催科減除
耗羨本年糧米減常耗一半舊糧減十
之七邑民人歡欣輸納旬日而士馬
飽騰兩月之閒補足五營半載以上之
兵食地方惡賊搜除淨盡深山大海數
十年漏網匪類至是無遺平獄訟治豪
強凡曩時爲民害者皆頰首帖耳漸化

仁讓之風而吾儕所感激親炙者以夫子甫下車輒興義學詔諸生課文勵行慨然于士習民風之原而有世道人心之慮也邑有邪教狂惑煽誘遠近黨與至數百人夫子奮然除滅之殲厥渠魁徒從分別創懲所保全風化者甚大籍其居捐俸錢更改制度爲棉陽書院令國敦其役旣成崇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命諸生讀書講學其中

復清出文會濟糧田租二百餘石爲春
秋祭祀朔望講學及義學師生膏火之
資義學在邑治東偏五六十未年未有興
脩者夫子竭力葺治大學小學輪奐一
新所諄諄訓誡與諸生相黜勉惟立身
行已之大不以文章科名畢一生之事
業以繼往開來爲已任以扶持名教轉
移風俗爲已責而民人亦共興于孝弟
忠信之行知奸宄盜賊之不可爲知狙

詐相尚澆漓刻薄之可恥蒸蒸乎一變
矣夫子去後棉人始自歎福命之薄也
夫子在患難之中無一毫怨天尤人之
意日夜讀書著述恬然自得若不知所
處何地而此外復有何求者蓋居易俟
命直視爲增益其所不能之學自非聖
賢其孰能與于斯天厚聖賢乃在窮陋
使孔孟得志大行不過又多一皁契伊
周耳誰爲開萬古之聾瞶而大道至今

昌明哉夫子之文在所必傳學術醇正
踐履篤實所以紹濂洛關閩之緒傳道
脉于千秋百世此不待燭照數計而知
者從茲閒暇二三十年日進一日將安
能測其所屆歟但恐舟霖望切高臥深
山亦未易言此又存乎蒼生之福命非
國所得而知也不揣謏陋敬弁數語于
簡端雍正己酉秋七月哉生明受業門
人陳華國百拜謹書

西池得而賦此不辭偏袒而為煇
山亦未易言此又亦平章王文顯命非
翁時其無用煇所恐我寒室四高烟第
昔於茲間雖二三十平日至一日祿定
根于千林百世此不計歐陽幾指而賦
如野鶴實須以辭兼各關國之辭野鶴
昌即諸夫子之文在無也執學論韓五

邑侯鹿洲藍夫子之蒞吾潮也行告廟

禮升明倫堂講書學師名祠應講

時畧見首可焉越數日以公謁語卽事

畢輒叩性理諸書及尋朱陸異同何處

祠禮退而識之謂夫子其玉成我哉

知夫子之所以爲教卽知夫子之

所以爲學所以爲治矣此亦如大聖人

以博約詔羣及門而在顏淵則直謂其

博我約我也云爾未幾次第布治左道

感衆之徒伏誅卽其居而構爲書院祀
瀛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以時學習其
中因而釐剔有明年閔賢邑宰所創文
舍租久爲向來官吏侵漁者悉舉而出
之以贍祀典以供火膏學憲可其請
而深嘉焉嗣是丁祭有儀講學有規朔
望率禮先賢殷然以師生相見所提撕
而振德者閔邪存誠之旨太極西銘之
義守先待後經世理物體用兼該知行

並進登斯堂也濟濟彬彬淵淵穆穆棉
邑文教之盛無踰此日矣諸及門丐彙
其事以示不刊之典而夫子慨然成編
顏其集曰棉陽學準分爲上下若干卷
讀是書者當竊有感焉無恆產而有恆
心惟士爲能孟氏豈徒高位置乎士哉
特厚責望於士耳夫子孜孜爲吾儕
謀畫恆產興發恆心所以位置責望於
潮人士者不更重且周乎然以夫子

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磨普邑 列憲奇其才

兼攝潮篆下車以來凡弭盜恤農勸工
惠商數大政靡弗殫厥經營區區振刷
士習亦分內事耳何足爲 夫子異而
嗣禮獨恍然於古來文章經濟之大觀
已僦乎是蓋外經濟而爲文章縱極繽
紛藻采適成風雲月露之詞木葉山花
之句於世道人心何與焉否則外文章